

文／羅潔尹（高雄市立美術館研究組組長）

## 闖入藝術叢林中的美術館樂齡一族 祖孫到此「藝」遊



未經解釋的當代藝術，很容易讓長者產生疑惑。圖為《後人類慾望》展覽中，派翠西亞·佩斯尼尼（Patricia Piccinini）作品〈迎接賓客〉（羅潔尹攝於台北當代藝術館）。

### 美術館中等待延續的「重陽熱」

有如「季節性」熱潮一般，每逢重陽節各政府單位就會依照慣例重提高齡觀眾的重要性，發發津貼、傳單、送送紀念品、提供到府關懷，為老人家提供拍照、裝框等服務；但重陽節一過，這些無微不至的服務熱潮，便會自動消退，剩下社福單位繼續著他們無法間斷的服務任務。

其實短期「重陽熱」這樣的現象，未必意味著社會對高齡者的敷衍；以台灣的各博物館或美術館為例，大部分機構對於「分眾」或「特定對象」的服務多半有心無力或經驗有限，常會吃力不討好。再者，過去大家都太關注觀眾總量數據的重要性。其實，與其慎重檢討「重陽節」這種民間傳統節慶的起源、意義以及其必要性，來計較社會對於節慶對象—高齡者的敷衍態度，似乎更該討論一下大家為高齡者所提供的這些服務，究竟是否真的為他們所需要，以及好的服務態度是否能永續發展，而非總是曇花一現的應景。

基於某種體貼與正向思考，台灣社會對65歲以上的「銀髮族」，已盡可能少用「老人家」這個刺眼的名詞，而代之以帶有「樂觀」、「積極」性格的「樂齡」。近年來國際間更是提出了「創齡」這個涵蓋更多深度思考、鼓勵各種可能性與可行性的名詞，來強調年齡並不會影響人類的腦力思考。但不管是「樂齡」或「創齡」<sup>1</sup>，其實都是要提醒大家，高齡者在社會中受到的待遇、行動自由、生理、心靈照顧是大家應該有所計較的，因為他們的現在是我們的未來。畢竟要讓長者們成為「樂齡」或「創齡」族，除了要經濟無虞、身體健康、行動便利外，也要有願意融入社會與人群的意願；更重要的是，外在環境對他們友善的配合，提供活動與學習參與動機等條件配合，才會帶出真正的「樂活族」。

### 樂齡人口成長中，如何將「危機」變「轉機」？

雖說公立美術館被視為某種「社教單位」，但在觀眾服務上一直礙於資源與公眾需求，無法提供太多不同對象的特定展覽，但多少都會透過教育活動或出版來補強；但當越來越多類似館所紛紛成立，觀眾來源成為各館績效競逐的對象後，越來越多「量身訂做」的展覽、活動、課程自然就會應運而生。以高雄為例，民政局戶政行政科提出的「高雄市第3季人口現狀報告書」中的「105年第3季高雄市人口分佈態況」表來看，高雄市的「老年人口比」佔高雄市總人口數的13.2%，已被視為高齡化社會（聯合國定義，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人口的7%，就稱為高齡化社會<sup>2</sup>）。

從鼓山區戶政事務所的人口統計來看高美館臨近的三個里（龍水、龍子、明誠里），人口數都高於其它里甚多，加上美術館園區周邊近年來新高樓不斷櫛比林立，也可以明顯感受到新社區的逐漸成





能跟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場域，最能吸引樂齡者（羅潔尹攝於兒童美術館）。

形。可以想見，當鐵路地下化完成後，內惟新、舊社區合併，美術館社區將移入更多人口。美術館偌大園區的休憩屬性與鄰近醫院的便利，事實上已逐漸吸引銀髮族與退休族的進駐，這部分可由推著輪椅老人在園區閒逛的外傭增加，以及美術館近兩年來銀髮志工越來越多來自鄰近社區，以及私人照護中心逐步進駐等推斷。當大量銀髮族出現在美術館前，是否她已意識到這樣的觀眾層轉變，並準備好要讓自己成為他們新生活的地標？

### 疲累的美術館之旅

一般長者普遍因為生理機能下降，行動力衰退並也缺乏安全感，大多會慣守著他們熟悉的安全圈，甚少有去到安全圈外的動力。對美術館而言，許多高齡者甚少單獨到訪，多少對於「藝術」有一種高不可攀的疏離，對看不懂常莫名感到心虛。這種自我貶抑的認知，很可能是造成長者們甚少主動接近美術館的原因。

但除了心理障礙外，我們也必須理解，為何同樣是「逛」，逛美術館就比百貨公司更容易讓長者疲累？究其原因，不外乎是美術館的冷氣常因應濕度控制必須調至22-24度的有感低溫。加上

除了少數空間裝置外，平面畫作或立體雕塑予人的視覺感受經常是雷同的，而百貨公司則有相當多可以轉移注意力的人、事、物生動地發生，讓人的生理反應不會只停留在溫度的感知上。

此外，美術館中有如迷宮的展牆與複雜的動線，容易讓心智脆弱的長者迷失座標。加上觀展過程中不易放鬆（總有人在一旁盯梢），加上要求觀眾噤聲的舊思維，總會讓想問問題的長者被迫壓低音量或怯於發言。然而他們要問的可能多半是「這是在畫什麼？怎麼都看不懂？」這樣直白但卻是最應該在現場得到答案

的問題，往往只會讓他們被身旁同樣看不懂但面子上又下不去的同伴，迅速帶開。

而為了美觀，美術館無法像廟口或老人集會所一樣，隨處安置數十把座椅、泡茶用具、伴唱機等，讓每位長者有賓至如歸的閒適感。參觀行為是一種長時間「站立」、「移動」的體力活，如果展品無法引起興趣，就更容易讓人感到時間漫長與疲倦。不只是讓人走多會累，即使是在一張畫前站上幾分鐘，那可憐的膝關節也會開始格格作響，讓人想在椅子、牆板甚至作品上隨處靠靠。然而，一向孤芳自賞的美術館空間，往往只願在美輪美奐的展間中潔癖似地放上兩、三把孤椅，用以映照畫作與觀眾安靜的「對話」；只能讓疲累的長者，趁著志工暫時離開座位的當兒，「霸佔」他們的值班椅。

此外，畫作前那些約略臂長的「請勿越線」貼條，也是讓許多老眼昏花的長者難以端詳說明卡的主因。加上原本就昏暗的展間，常常出現播放影片用的黯黑隔間，讓許多一天黑就想回家、平衡感變差的長者，感到不安且行動不便。除非有特定引導與協助，否則這類空間便會自動幫美術館排除掉這些特定族群，並讓他們產生「不友善空間」的聯想。



逛美術館看展覽，對樂齡觀眾來說很容易疲累，展間適當的設置椅子是必要的（羅潔尹攝於臺北市立美術館《台北雙年展》）。



此外，許多美術館方圓百里內未必有像樣且價格合理的餐廳，可讓家庭觀眾舒服休憩。臺灣公立博物館的餐廳一般都難以招商，也常因為難以以量制價，對一些沒有固定收入的高齡者來說，或有消費不起的感覺；即使有家庭將在美術館參觀或聚餐當成假日休閒活動，也僅是偶一為之。

身為眾多觀光景點或社區休憩點的競爭者之一，高美館想要提升參觀人口，就必須先將觀眾入館前、後所接觸的各式設施之便利性與可親近性，進行一條龍式的關照，並善加利用展覽現場的「看守者」（如志工），讓他們成為參觀時的助力，而非阻力；設法滿足人們的各式需求，才能期待觀眾回流。

### 美術館「經驗深度」有待探究

一直以來，博物館或美術館教育圈，都不乏鼓吹關心觀眾「學習經驗」之類的話語；雖然聽起來很勵志，但實際執行卻有一定難度。當藝術創作不斷地在發展與轉型中，對社會議題的介入越來越深時，研究與展覽所旁涉的領域就越多，透過作品要涵括的各類議題也更廣，而這些議題或許只有在展場這樣「冷靜」與「中立」的情境中，方能被公平地探討與辯證。

因此當觀眾觀展時，能否意識到作品衍生出的各式觀點，並與平日接受的訊息進行比較與反思，有時必須靠導賞來引領。然而，大部分展覽在協助觀眾理解的過程中，都過於在乎作品本身呈現的美感，或忠誠於藝術家要求的「距離美」，忽略掉一些能助人產生「轉化學習」的機會，因此參觀後經常不是無感就是遺忘；幸好，近年許多美術館紛紛開放攝影後，觀眾才多少留下些線索得以反芻。

無可諱言，高美館本館在兒美館成立後，確實損失了一批「家庭觀眾」，其中也包括很難得開兒孫的長者，以及陪伴在前二者身邊的成人觀眾。畢竟，兒美館離高美館有段距離，在南台灣的艋陽下缺乏舒適、便捷的交通接駁，要幫兩地觀眾進行串連與參觀加碼並不容易，加上兩館



展場門邊的志工座椅常是樂齡觀眾唯一的「依靠」（羅潔尹攝於臺北市立美術館）。

均未售門票，難以用聯票優惠來吸引觀眾。然而兒童館中的各式展品，大多是為了幼童開發的學習道具，遊戲的難易度與操作體驗深度也相當有限；長者雖可透過親子互動以消磨時光，但自身的體驗卻可能被傾向於「單向傳輸」的學習道具所忽略，很難在幸福的互動中隨之豐富。

美術館教育主要是以藝術「實物」，向觀眾傳達某些值得推薦的美學觀念，並啟發、誘引觀眾體驗與感受創作自由的價值。已經累積相當人生經驗的長者，多半較為主觀或不易為外界所影響，對「當下」的社會易有理解上的衝突，因此當美術館內出現越來越多讓人無法一目了然的「藝術語彙」時，高齡觀眾反而是更需要被帶領去了解當代藝術的一群，尤其高齡觀眾甚難理解，當代藝術最重要的就是「批判」、「反」體制、反種種「理所當然」，挑戰各類極限，未必只是一味地追求傳統美感，這些都可能強烈違反了長者們的認知。



一目了然的圖示與貼心的座椅設置，有助於增加高齡參觀者在展間活動的時間與提高參加的意願。（攝影：羅潔尹）

普遍人們都認為要長者參與活動，「贈品」是必備之物。高美館吸引「志工團隊」參與活動，也少不了志工時數或紀念品的加持，「抽獎」也常被視為讓活動「皆大歡喜」的機制。但不為贈品而來的「好學者」也可能存在，只是當活動聚焦於應付人們表面的滿足時，真正為學習而來的長者，反而可能是主動撤離戰場而且最沒成就感的一群。

### 翻轉美術館制式的學習想像

長久以來，美術館群都在製造滿意度調查表，但卻未必讓機構能真正得到來自觀眾的回

饋，尤其是高齡者複雜的生、心理狀態，難以用「滿意」或「不滿意」的二分法來加以理解。當我們年歲漸長，便不難理解高齡觀眾究竟遇到些甚麼樣的生理困難與心理障礙；這些寶貴的線索，往往出現在展場志工群或觀眾們的隨興言談，尤以透過活動的接觸與互動，反應更為直接。

為觀察高齡觀眾群對美術館展覽的參與狀況，並鼓勵家中晚輩協助「宅」在「安全圈」中的長輩，主動進入美術館並接觸其他人群，讓安全圈擴張出另一個「集會點」，我們特別利用重陽節，以「祖孫到此『藝』遊」為主題，設計了



輪椅是許多樂齡觀眾的重要輔具（羅潔尹攝於臺北市立美術館《王信攝影展》）。

兩款針對高齡觀眾的推廣活動，分別為「老祖宗的智慧：撒古流說故事」暨「不沉默的風景：半調子台語導覽場」，後者在「對話」的企圖上便高於前者。

活動的對象設定既然是大多不諳網路的長者，光是報名方式就引起了不少討論，然而最後再多麼科技化的設備，都必須服膺於「電話」這樣最原始的人類溝通工具。考量到65歲以上長者甚少單獨行動，或許將報名對象從長者本身轉移到「家庭陪伴者」身上是更為務實的方法，但必須在活動的過程中也納入陪伴者的體驗參與。另外，一般長者甚少離開「安全圈」過遠的地方活動，如果要為高美館開發更多、更穩定的樂齡觀眾，鄰近社區中人口較為密集的舊大樓，自然是最為直接的對象，但需要先與大樓管理者長期培養默契，以取得能「直達天聽」的宣傳利基。

高美館辦理的多場Gallery Talk，試圖開發不同的互動想像，目的就是為了顛覆讓人容易產生無聊感的單向導覽模式，制式的導覽常鉅細靡遺地描述作品、解說觀念，但未必能引起聆聽者的興趣。在「沉默風景：半調子台語導覽場」中，我們鮮見地以「台語」為長者進行導覽，這對台語並不輪轉的策展團隊來說是一項挑戰。雖有人曾建議邀請諳台語的專業講師來上課，但活動的重點是要讓觀眾可以了解「當代風景」與「傳統風景」創作間的不同，以及作者試圖提醒人們正視社會環境轉變的意圖：「台語」只是一個用來拉近我們與高齡者間距離的溝通媒介。

完美的台語詮釋並非我們真正的期待：恰如預想般，活動過程中遇到無法以台語完整講述事物時，果然自有老人家出口解圍。他們喜歡主動「補遺」的性格，讓導覽者、同行者（家庭同伴）與作品間，產生了積極的「互動」發酵。長者在兒孫面前大秀台語「能力」，並能將他們的生活經驗融入我們討論的「觸發事件」中，過程中大家爭相發言，這樣的情境可以為大家帶來更活躍的思考；沒有任何長輩在乎他自己到底「懂不懂藝術」。

雖然活動最後遇到一位不諳台語的客家老先生（家庭其他份子諳台語）有了小小抱怨，但大體上，伴隨作品衍生的有趣故事，讓許多長者重溫了用台語在講述各式事物上的樂趣，也讓年輕輩知道更多台語典故。只是這類活動仍是無法真正邀請「全家老少」參與，尤其是尚未正式學習語文的小觀眾們，他們很容易因為缺乏參與感，而頻繁地在現場「造反」，造成一些耳背長者的不安。如何安頓這些「附屬」觀眾，未來都是分齡活動必須順帶考量的。

另外，與作品典故相關的問答獎勵機制，看起來的確比手續簡便但容易引發計較心理的「抽獎」來得有意義。畢竟贈獎目的並非僅在攏絡人心，更是要讓參與者能有真正「獲得鼓勵」的自信。未來美術館或也可與校園「台語」教學課程結合開發「實境學習」的導覽課程，邀請長者們充當助教，給他們更多成就感，自然會鼓舞更多同儕對美術館的參與。



## 結語

105年12月5日由劉婉珍教授規劃在故宮辦理的一場「博物館創齡行動－專業人才培訓初階課程」中，講者們將他們各自在社會工作、老人醫學、物理治療、博物館創齡研究等領域的經驗，以及長者面臨的各種窘況與需求做了深度分享。其中也提及長者在「虛擬實境」上的視力對焦困難，面對立體影像、3D等容易暈眩，而遊戲中指令太多、轉換速度太快，也會讓他們倍感負擔，因此最適合的是「實物體驗」。

與會的劉建良醫師指出，美術館中的當代藝術沒有「標準答案」，可以讓長者在事物表達上，更沒有挫折感地學習。因此，如何讓這群進入當代藝術叢林中的長者，可以自得其樂並充份利用環境，絕對是美術館未來可以重點探索的部份。

試想，如果大家現在談論的樂齡，就是我們不久後的未來，那為何不好好經營美術館樂齡環境，以迎接未來的自己呢？這個期待並不複雜，就像劉婉珍教授所說的，如何讓長者在博物館中不是只有表面的愉悅，而是能看到「細節」，跟美術館深層地「有來有往」。✎



1 | 2 3  
| 4

1. 導覽設備是高齡觀眾最常使用的自學機具（羅潔尹攝於故宮博物院）。
2. 長者的智慧與閱歷，對年輕觀眾來說相當具參考價值。圖為高雄市詩人協會曾人口理事長。（攝影：林宏龍）
3. 不為贈品而來的樂齡觀眾，他們的學習意願更需要被重視（羅潔尹攝於高雄市立美術館）。
4. 《沉默風景》的台語導覽，鼓舞了現場高齡者的參與熱情。（攝影：林宏龍）

<sup>1</sup> 創齡即是創意老化 (creative aging) 的簡稱，由美國知名精神科醫師暨老人學專家Gene D. Cohen 博士率先提出；研究證明高齡者透過動靜平衡的社交活動、社會參與以及藝術活動，仍舊能夠全腦開發。相關說明可詳見劉婉珍〈博物館對於創意老化的覺知與行動〉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第73期博物館簡訊 (P.26-29)，2015年9月。

<sup>2</sup> 本份報告紀錄，本市65歲以上者有366,547人（男170,110人，女196,464人）。